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九日庚午盡十八日己卯

九日庚午兵部尚書呂好問奏集諸路兵劄連珠寨以  
衛京城防河須用宿將好問奏乞集諸路兵就糧于尉  
氏咸平陳留東明若敵越河以四邑之兵列寨如連珠

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則置一寨以護都城使敵有衆不能遽往又言防河須用宿將若外戚宰執親舊省院吏族之屬皆不用又言防河之兵暴露日久慮其困乏不能對敵令沿河設堡障宰執堅不從梅執禮建議清野從之于是下詔河北河東清野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難外侮憑陵元元被害于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姓于塗炭之中敵纔退師痛自抑損斥去華靡日惟蔬食卑詞厚幣繼修和好賂遺之使項背相望

凡有所欲悉從其請袞冕車輅稱號之美一無所愛凡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使吾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擄財物積聚皆遭劫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有聚徒結衆捍禦立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獲首函者皆倍軍功凡我赤子與其殘于敵人之手流于異域之人孰若徙危即

安轉禍為福興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衆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並依此推恩咨爾衆庶咸體朕意

十日辛未新知鼎州邢倧除名勒停先是邢倧管伴金使信趙輪之言奏聞朝廷通書耶律金吾後為尼堪遣王芮來齎問進兵以倧始禍故黜之

十二日癸酉尼堪至河陽折彥質軍潰李回奔京師尼堪陷河陽先是朝廷遣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又以宣撫

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共守大河尼堪自澤潞進兵由懷州至河陽與折彥質李回夾河而尼堪恐其不可渡發千餘騎來探回報曰南兵甚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候戰有羅索大王者曰來兵雖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取軍中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為然黎明不見王師乃立遣尼楚赫貝勒部三千與知威勝軍張堯佐由清河界以伺河路時河水平淺可渡而過尼楚赫貝勒乃涉水過河於彥質之兵後

下寨彥質以為尼堪兵皆渡矣莫不驚潰提中軍先走  
三軍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于是尼堪得以治棧尋舟  
盡渡其衆

十三日甲戌知樞密院馮濟徽猷閣學士李若水充告  
和使副及同王雲馬識遠詣尼堪軍前割三鎮地界書  
曰事馳介使遠布悃誠今春大軍俯臨郊畿尋以上皇  
傳位之意引過請和承皇子郎君元帥奉伯大金皇帝  
酌中之命特許修和尋報之國相並各班師信義之重

比堅金石于是宗廟再安王靈賴慶乃割三鎮以謝恩  
惠既而諸州民情過執羣臣議論二三往復告求致淹  
歲月蓋緣寡昧失不詳思誓約之明豈應輒易果煩大  
兵來結茲事中外震動不遑寧居禮義有虧追悔何及  
過而能改請踐斯言其三鎮之地今並依正月所立誓  
書交割施行惟冀兩路大軍早回使趙氏二百年社稷  
永寧億萬生靈全其性命仁恩之大山海難喻自此傾  
誠萬世不易上天寔臨百神在列何敢背違自取禍殃



緬惟英哲必為矜從馮澥先狀云祇承朝命恭造行臺  
輒犯威顏冀尋信誓赦既往之不咎許惟新之是圖二  
境兵戈庶有息肩之漸兩朝懽好寧無握手之期冒昧  
而來匍匐以請某年當遠邁位忝樞機得罪前朝幾死  
凶邪之手當知今聖誤叨將相之權常懷欲報之心遂  
備告求之役趨瞻在邇喜懼交深馮澥使尼堪是夜到  
中牟河潰兵作過或云已有敵騎渡河左右甚駭謀取  
旨改路澥問當如何副使曰守邊防河諸隘將士聞風

避遁奉使者又如此朝廷將何所賴以某處之唯有死而已今日敢有回者行軍法衆遂定自此路中日發一奏乞京城設備 河東記曰余自河陽歸道逢告和使馮

樞密李徽猷副使武侯不暇問姓名問余敵勢如何對云觀其事勢所舉不少又云今在甚處應曰已渡河矣若欲過河有舡棧否對曰已燒盡橋可拆屋渡木棧過又問尼堪來否對曰不知又云今朝廷一一如所請能塞其求回兵否問所從何事云割三鎮對云但恐不能

塞其求馮樞密問殺使人否對曰自古敵國交兵何嘗  
殺使人李徽猷云某所拚一死無足計較者日晚可行  
今與副使先上馮樞密可後來少頃來轎趨鄭李尚書  
山西軍前 奉使錄曰十一月十三日若水等被旨同王  
雲馬識遠並依舊軍前奉限十四日起發出門行次懷  
州遇金人大軍又見館伴使蕭慶劉思前來相見曰副  
使問此者緣何事來若水曰某等此者亦為和議來慶  
曰既是貴朝皇帝不肯交割三鎮土地人民尚何事之

可和若水曰某等面奉本朝皇帝聖旨已差工部侍郎  
王雲武功大夫馬識遠前來交割三鎮地界還貴朝矣  
慶曰王侍郎等幾時到來若水曰某與王侍郎等同日  
出國門某等無程先來計王侍郎等今方到磁相間更  
數日可以到此慶曰有國書無若水曰有國書慶曰副  
使且歇宿容慶等先為稟知國相若水等稱諾乃歸幕  
次少頃伴使令人傳語奉使請排辦禮物土物只就晚  
行國相是日申時後見譚吾二官人前來云國相請使

副若水等入軍門見列甲兵兩行甚嚴既國相問勞之禮亦簡若水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某等再三伸問國相元帥各寨台候萬福國相惟恭受禮復曰副使們來時貴朝皇帝聖躬萬福若水曰某等來時本朝皇帝聖躬萬福若水曰某等來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若水再三啟白國相元帥前次若水等歸承示書翰不勝感荷所需三鎮已差工部侍郎王雲武功大夫馬識遠前來交割地界今有國書上呈若水遂播笏

出國書與國相國相曰恭領之約若水等坐開國書看  
曰何似早如是免令提兵到此若水曰大事已定望國  
相元帥早為回兵講和國相曰不知王侍郎等幾時可  
以到此若水曰某等與王侍郎等同日出國門某等兼  
程先來計王侍郎等方到磁相間更數日可以至此國  
相曰候割地使到來看得次第即便回軍不難公等且  
熟歇若水等稱諾退是晚國相令人送羊酒等數如前  
次日若水等再見國相叙謝訖國相曰昨已差使往汴

京會以黃河為界三鎮事更不須議燕未知果有王侍郎等果交割地界否若水曰某等雖不才然被君命遠來議和若非誠信豈能定事又奚敢罔國相也願國相少待國相曰大軍安能久留于此方在議間會有人報南朝遣王侍郎一行奉使來到磁州被百姓喚作賊臣已折擗了也國相怒曰盡稍空相繼若水等又收河北李宣撫網牒追回若水等其牒畧曰河北河東路宣撫司牒大金軍前和議所契勘職近奉聖旨前來河北河

東等路會各諸路軍馬前去掩殺敵人所有先差兩番奉使不謂已過河界了並仰追及約回其前降和議指揮已奉聖旨更不施行國相知有此牒益怒曰且待提兵去與李宣撫決勝負則箇遂便不與若水等相見乃以甲兵包擁若水等隨大軍南來 都水監決水浸牟馳岡 王機和詵等追官編管臣寮上言王機守鴈門和詵守瓦橋薛嗣昌帥太原詹度帥河間濫受賞功助成今日之患已降指揮和詵追削武功大夫王機除名



勒傳送高州編管奉聖旨詹度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彬  
州安置薛嗣昌生前官職盡奪 下哀痛之詔起福建  
浙江軍民勤王契勘福建江東西浙東素號出武勇人  
材欲四道置帥體例差發運使翁彥國充經制使令召  
募起發軍民二萬人須管於十二月上旬到關勤王其  
錢物亦許於二廣那移奉聖旨翁彥國與復舊職依此  
施行

十四日乙亥京畿人戶入城

十五日丙子詔免公私房錢得金人逼河之報慮細民  
不易故放免公私房錢 尼堪兵自河陽渡大河初金  
人欲渡河唐恪何臬等以為大河之險有大臣提重兵  
以守之決不可渡下令曰朝廷已命將守河為捍禦之  
計而京都細民往東南者甚衆搖動人心深為未便令  
開封府以法約束又下詔曰金師入戰已遣使議和如  
果能深入渡河當以王雲所持金銀五十萬幣帛三十  
萬以旌戰士其有獲金牌者白身與修武即有官人轉

六官獲銀牌白身與承節郎有官人轉兩官其餘將校  
比類施行有送金人使命者至鄭州已逢游騎道路傳  
言金人渡河矣執政諸公未以為然皆自恃有李樞密  
將兵防河矣然邊報益急殿前司仍遣使臣綱作斥堠  
已而募忠義團練使臣將以備守禦計尼堪兵守潼關  
以扼西兵尼堪渡河乃以兵五萬守潼關以扼西兵之  
來其後范致虛至陝西而不敢進錢蓋兵由高執唐鄧  
而兵散者皆尼堪之計也幹里雅布自大名府由魏縣李

固渡過大河宣撫副使折彥質河南守燕瑛棄河南走  
回京師 河東逢敵記曰金人陷平陽府余出平陽至懷  
州見折宣撫言金人遣使講和果是相款使人未還十  
月初十日破汾州二十四日攻圍平陽觀攻圍平陽其  
勢甚張意欲大舉未易禦遏折公云何以為計對曰速  
申奏朝廷乞竭力應副軍兵如不可用速招募民兵如  
河東陝西人彼皆欲報父母兄弟妻子之讐此可用也  
支一百錢米二升半仍優加犒賞諸渡口速渡人河陽

浮橋正是軍馬往來河東一帶驚移人戶逃避之路宜  
速繫之敵騎次第半月間必至此折云據公看到這裏  
也到不得余云將次第到都城下亦未可知是日折宣  
撫往北陽縣城相視防河次第自初九日初十日十一  
日敵兵闕報日急余十一日就往河陽辭折公云兩日  
來邊報頗急舟渡人費力余云前此并如何折公云六  
七日繫橋又未了余云豈有大將軍下令繫橋數日不  
了之理何不勾追繫橋官畧與處置余棄二馬用舡渡

河十二日繫橋又不了勾繫橋官一鈐轄兩都監內鈐  
轄捶棍子三十兩都監各捶棍子五十十一月十二日  
午時橋成河灘中已積五六萬人軍民宅眷官員車仗  
兜乘擺布如蟻橋成爭渡宅眷婦人官員軍民陷于游  
沙中不知其數須臾皆沒有婦人陷于沙中舉臂問金  
纏示人號呼求救莫敢向邇不移時遂沒是日晚敵騎  
近遂燒橋兩岸哭聲痛干雲霄宣撫司屬官約三二百  
員將佐居民官員等馬約一萬匹不能過河宣撫司金

銀繡帛為敵馬所逼自懷州沿路拋棄至河陽灘內者約一百餘萬貫十一月十四日絕早敵騎已至河陽北岸皆黑旗黃旗白旗先自城中趕出居民在河灘內却用騎兵旋繞捲入城中令軍民於河灘中盡掘於陷之物余見敵兵已至河陽北岸又無馬轎遂一日一夜至鞏縣計一百三十里十五日敵馬自皮垣至曲渡河殺人報到宣撫司折宣撫與河南燕尚書名瑛字仁叔各索馬逃避敵欲趨都城

十六日丁丑康王為告和使奉使斡里雅布軍前是日康王被詔奉使斡里雅布詣軍前議和帥資政殿學士王雲為副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叅議官都監東頭供事官監珪康履黎柒入內西頭供奉官楊公恕內知客修武郎韓公喬從行 宣和錄曰先是王雲奏李裕自真定府敵寨歸道二太子語得親王兩府奉使求和庶可解康王英武舊與二太子結懽金人畏服令取聖裁事下宰臣執政門下侍郎耿南仲曰李裕道皇子



之言欲得康王之重請和蓋已報渠康王欲去皇子處不可偏重須與尼堪處相同在聖情度之只用王雲如何尼堪處莫儔如何是時尼堪在河東南只乞差王雲莫儔庶不偏重于二太子處御批云如此事不須取旨但與少宰評議從常施行南仲又奏劄曰臣得李裕劄記文字一紙謹去進呈差康王須得聖旨乃可但以臣觀之只令李若水王雲亦可乞降聖旨付王雲更不差康王前去所貴不敢喋喋取進止御批云卿一面諭王雲

若兵退後親王謝不妨南仲召王雲至府第諭以德意  
雲不以為然即求對請必令康王奉使遂定康王劄子  
奏乞差文臣耿延禧武臣高世則二員充叅議官丙子  
康王奏事在禁中申時還府第延禧世則叅見康王慨  
然云國家之難君主憂辱苟可以了事義不得辭然深  
入不測敵廷未有還期公等歸與父母妻子訣來日五  
更至此同行延禧世則乃歸惟王雲家屬不在京師留  
宿康王府第丁丑五更皆至少卿與王同上行是日南

仲奏事內殿上顧問康王奏卿之子為官屬不辭而往朕甚嘉之南仲對曰臣惟此子當國家艱難豈敢辭因泣下上曰宣來奏事如何南仲曰康王既往而臣子獨宣無此理既退有御筆云耿延禧速宣回奏事南仲奏云康王為國出使臣之子不肖得奉使左右幸也若獨宣回臣何面目遂止于是除延禧龍圖閣直學士賜金帶一條通犀帶一條綿綺等一百疋靈寶丹蘇合香圓透冰丹各一百貼茶一百斤四和香一百兩糖霜一百

斤金人至汜水是日斷路諸門橋諸軍城守百官疾速  
上城金人兵至汜水京西憲許元許高守汜水與士卒  
望風而潰京師聞之土門清野禮部侍郎梅執禮為清  
野使金人至汜水或傳為已渡矣城市洶洶不定乃遣  
清野 日者王俊民上言乞借春以召和氣王俊民以  
謂國家大忌丙午年冬月請於冬至致祭打牛一如立  
春之儀以召和氣朝廷從之乃迎土牛於天祺應木德  
土門 康王出門午後諸門土獨留東水門陳州門

百姓爭之死者枕藉

十七日戊寅金人到汜水縣焚會聖宮 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折彥質責授海州團練副使  
永州安置先是折彥質將兵守河敵騎至河陽列兵河  
之南岸敵據河陽望見河南官軍甚盛鳴金鼓以懼之  
師衆潰散而歸敵渡河至京師質與河南守燕瑛走故  
有是命 李回自河上遁還至京師先是遣回以騎五  
千巡視黃河號巡按大河使敵陳舟欲渡咸驚歎回挺

身單騎馳還靖康小錄曰朝廷先是遣簽書院李回將金銀物帛巡河犒勞士卒回在路不能躬率將士守禦險阻聞敵輒奔南走孝義橋留將士捍敵巡山路走至潁昌府猶且與屬官宴飲隨行官吏兵級深欲刃之候騎言金兵已逼近郊京師大震于是戒嚴是日繕治樓櫓議者或謂敵乘機渡河鼓而南有易我心不若四面十里間各屯兵二萬堅壁據要害以伐其謀別騎往來助之絕饗道清野以來芻藁且竭使不得進掠縱

謀間伺敵隙時出兵攻其虛實令河北郡邑結營自守更走使以元帥拜康王集兵揚言擣燕山動其心潛軍渡河合四方勤王之師繞其背夾攻之敵不足亡也或謂敵兵焱銳而我師挫衄久矣聞深入氣益不振不支敵坐傷國體不若擁駕臨狩徐議所向嬰孤城自守詎可久耶猶豫未決敵奄至朝廷茫然不知所為 尼堪遣楊天吉王芮察勒瑪等十三人持書來議黃河為界等事書曰左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恭承宣旨

遣使問罪來意雖以委任不當為辭然未肯服罪致令  
重兵河北河東兩路齊進所經府州縣鎮服者撫之拒  
者攻之今月初六日已過澤州界不住前進及遣先鋒  
今月十四日已過黃河不施船楫不由渡口直涉洪水  
諒已洞悉載惟大宋屢變盟言若不以黃河為界終不  
能久故今議定還河北河東兩路先行收撫其中或有  
來自河外者不選甚處人民並各一例存撫然念  
拋鄉亦議定自外見在兩路有未下州府官員兵人並



許放回請差近上官員前來交割引出俾見家人仍服罪訖先具凡所聽命不違國書回示如或不見依從稍有延遲將恐別招悔吝朝廷棄三鎮之議猶豫未決而金使王芮在館且聞金人渡河之報遂決棄三鎮唐恪奉勅何鼎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鼎不肯從於是御批以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令各自陳願使者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請自行唐恪曹輔等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尋出御

批曰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可差辭免人耿南仲使幹里  
雅布河北聶昌使尼堪河東日下出門 宣和錄曰楊天吉  
王芮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等九家属詔  
王時雍曹暉館之時雍暉議盡三府所入悉皆增歲幣  
并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歸之二帥曰河東宿歸師暴露  
日久欲厚犒之天吉芮頗納先取犒師絹十萬足以行  
差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送伴官 要盟錄曰金人遣  
楊天吉王芮貝勒察勒瑪來詔吏部尚書王時雍知四方館

事帶御器械王列館之吏部員外郎王及之充引伴官  
敵請畫河為界朝廷不得已從之遣聶昌耿南仲為告和  
使始稱聽命無違以畫河為界王及之擅改為黃流為  
界聽命無違為敵張皇其意非止畫河而已王芮來聞  
尼堪軍已至西京不復請三鎮直以畫河為言陞對殊  
不遜有奸臣輔闇主之語上下洵懼

十八日已卯康王渡河至濬州是時天大寒有冰蔽河  
而下康王臨河顧謂耿延禧高世則曰議者謂閏年不

冰今復如此豈保金人不南向哉至濬州猶未知尼堪已渡之端的尼堪陷西京以前澤州高世由為留守尼堪在西京引諸京人看永安諸陵入謁真宗仁宗陵至恭不謁裕熙二陵有焚毀之意禁止諸兵不得劫掠陵廟器物尼堪在西京令人廣求大臣文集墨跡書籍等又尋富鄭公文潞公司馬溫公等子孫時唯潞公第九子殿撰維申老年杖屨先奔走出城乃遺一妾一嬰兒尼堪既得撫之良久贈衣服珠玉為壓驚復令歸宅

范仲熊北紀曰前知澤州高世由金人差為西京留守  
仲熊遂因高世由令其子往尼堪寨獻酒乃寄書與世  
由聞說與龍圖得國相指揮招集西京人還業仲熊亦  
是西京人令還鄉里仍諭世由以其嘗為守臣以郡迎  
降豈能自安不如自新以洗前過因先遣董偉滎陽以  
來召募義士世由即達此書于番官韓僕射云世由初  
至洛陽人情未安有土豪范仲熊見在鄭州收管乞令  
還鄉同共幹當韓僕射以書呈尼堪尼堪不樂曰范仲熊是

結連背叛不順大金之人偶已貸命不欲根治今來高  
世由知土豪當此之際却令還鄉有何意思令元帥府  
上畔依此批下高世由得之大怒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庚辰盡二十五日丙

戌

十九日庚辰康王至相州康王發自濬州至相州尼堪  
遣鐵騎回自懷州來邀截奉使車騎津人告以過河累



日矣又游騎追躡于後逢巡檢任永吉告之如津人云  
乃回中大夫直龍圖閣汪伯彥知相州主管真定府路  
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緣金人人馬駐劄瀋州衛  
縣之西南不百里王寔經由伯彥領兵出迎護王入城  
宿于州治正衙相人戴盆焚香遮道相慶胥相願王留  
宿伯彥以相人願欲乃詣王稟曰韓里雅布已于十四日  
由大名府魏縣李固渡河矣恐不得追願大王暫留審  
議國計王曰受命前去不敢止于中道王雲耿彥禧高

世則等謂曰兼程前去渡河猶可及詰朝遂行 開封  
府揭榜清野指揮更不施行是日也京師既已戒嚴內  
外驚擾近城居民流離遷徙不絕於道軍人保甲乘作  
亂劫掠財寶焚燒屋宇有城外搬入居民聽就寺觀居  
止忽有人自河陽來報稱折彥質遣兵渡河即非金人  
朝廷喜聞之乃令開封府揭榜示衆曰前日北來兵係  
折彥質潰散人兵已招安訖所有清野指揮更不施行  
城外居民共上書曰聞尼堪已渡河數日風傳與斥候

皆得其寔而廟堂諸公幸其無事堅壁清野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罷仍乞以在城兵盡屯城外以待敵至使無緣遽薄城堡書降付樞密院大臣沮難不行是夜二更斥堠馬綱還報敵馬已渡猶未全信再遣使臣劉嗣將兵騎三百出封丘門遠探

二十日辛巳康王至磁州康王發相州至磁州顧謂耿延禧曰陛辭日皇帝云宗澤在磁州以萬五千人披城下寨次第奏勦除爾已進修撰卿可至磁看宗澤下寨

次第奏來今日可見矣至磁州城下六七里宗澤羣僚  
迎謁道左王問澤下寨并道上語澤云請假歸澣濯敵  
騎至則點集王顧左右笑知澤妄矣磁州城下望見百  
餘人執兵文身青紗為衣以傘遮馬繡其鞍韉如市里  
小兒迎鬼神之狀者王顧怪之磁人謂應王出迎康王  
耳應王者磁人所事崔府君加應王者頃刻馬相就有  
吏呼應王揖者澤請王舉鞭答之又呼曰應王請康王  
行馬入至府舍正寢猶未進食吏特謁入云應王叅見

澤已於正廳設兩位具賓主儀澤懇王曰應王靈邦人聽之如慈父母唯願大王信之勿疑王不得已戎馬而出吏揖應王就坐二廟吏緋衣其一手相持各一手平展外向若擁應王之狀既云就坐茶湯如常禮吏贊應王不肯就廳上馬澤前請應王上馬即退少頃應廟二將軍入謁如前儀王徇澤之請從之先是王雲自敵中使回過磁相謂守臣云敵人因粮若清野則困矣磁相從之邀近城居民且教運穀入城相磁人皆怨雲既而

金人果以磁相清野不由是路乃由邢洺李固渡磁相  
人曰敵人不從此路來徒清野毀我牆屋籍我草糧雲  
真細作耳及是見雲侍王將入敵庭皆罵厲聲呼曰王  
雲細作欲以大王獻金人大王勿行不如起兵先是宗  
澤上章言雲往逆敵中習熟恐為金人謀賣國宜勿信  
上以其章付雲雲至磁乃出是章示澤且言曰何故如  
此因責之且訐其誕云萬五千人下寨偽取修撰到此  
實無一事澤憾之因磁人之恐乃哄言雲果細作明日

將邀親王入敵庭矣衆怒遂有殺雲意 增置都大提  
舉守禦使邊報交馳風傳不一人心不定乃增都提舉  
守禦使司官並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壬午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軍期方  
急乃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為主 磁人殺王  
雲康王狗宗澤之請乃謁應王廟當州之北乃入邢洺  
之路也磁人以王遂欲北去遮馬號呼泣涕勸勿往且  
言金人自李固渡河矣不如起兵援京師馬不能前懼

使人告諭百姓曰大王謁廟耳非北去也衆不聽王使  
諭澤告之乃開道謁廟澤奉琬於王王勉為一擲而得  
吉乃退謁二將軍訖王就小次澤贊呼本廟諸案吏參  
澤所使人又贊云謝到頃之王欲乘馬歸有紫衣吏二  
十人擗應王所乘驕神馬在後擁而前曰應王乞大王  
乘此以就館舍王顧視其驕則朱間金裝座褥及竿編  
首施紅褥王斥之云親王奉使出都焉用此廟吏不退  
延禧世則同曰王乞用宗澤乘驕黑漆紫褥郡守小官



得用大王何嫌以慰邦人心王登轎還即頃王雲有親  
信人入廟告云郡人欲殺尚書宜匿廟中勿出雲就澤  
懇告祈哀甚切延禧世則先出廟見百姓軍人持兵  
立兩旁延禧世則使人傳呼兩參議官耿舍人高觀察  
磁人怒睨徐辨識云非王尚書也即退延禧世則得出  
下馬回視之見雲之馬已為磁人牽去雲使人陳恩以  
所乘馬與雲雲遽登俯據鞍人扶下之即脫雲巾幘擲  
空中頃之雲齏粉矣是日磁人入州治取雲行橐及所

賜禮物劫掠一空執雲一行吏縛捶磁人譁不已王遣  
取首作亂者一人斬之梟首廟前始定雲所持國書等  
及肅王府家書長生遺都尉書皆失之王命收雲一行  
吏為王府屬內外方定王雲澤州人字子飛少魁運司  
解進士乙科又中詞學兼茂才第一崇寧間兩掌翰苑  
從使高麗進雞林志徽宗甚喜納之擢知準陽軍以父  
係元祐臣寮忠言事罷之後任秘書郎出知簡州繼領陝  
西曹臺公事累使金國上令於簡州建功德寺以昭德

顯忠為額作追奉之地公初被命與主上為使即傳言于家可勤祭祀祖先更不歸私第至死王事而不返可謂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者也公兄諱霽任右講議司編修嘗論童貫蔡京過失坐黜海島公歲時饋問不絕後童蔡被誅淵聖皇帝復霽官補右選种師中解太原圍王師敗績而霽沒王事初公父名二子曰雲曰霽其意有在南唐霽雲死于忠義二子復皆能死于難豈其一門英風凜凜足奮百代而超千祀者歟 建炎元年十

二月臣寮等奏伏見故刑部尚書王雲于靖康元年冬從主上北使金人行至磁州為磁州人所害自此主上復南入相州集兵為入援之計向使無王雲之變必北去蓋天所眷遂使社稷有奉神人有依伏望朝廷察其累次奉使之勞身死非辜枯骨不返實可憫憐特加褒贈推恩子孫以為死事之勸後十二月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處尋訪王雲家屬如未曾推恩特賜觀文殿學士與八資恩澤右劄付故王勸文家汪伯彥時政紀曰建

炎二年朝廷遣劉誨等奉使誨至京師退留不進汪伯彥黃潛善進呈催發上曰朕今日看誨等奉使稽遲如此蓋知王雲是忠義自奉命星夜出京兼程前去難得難得

二十二日癸未耿南仲使于尼堪割河東鼎昌使于斡里雅布割河北特書于軍前并賜河東河北兩路守臣詔書曰昨自太上皇航海遣使請求幽燕特承大金皇帝異恩委割燕雲兩路猶為不足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

亡由此遂致興師今春南北路皇子郎君兵馬先至城下太上皇自省前非尋禪位遣執政以下屢告為有再造之恩割以三鎮酌謝又蒙國相元帥雖撫定威勝隆德澤州高平等處為念大義已定秋毫無犯亦便班師止以太原為界續承使人蕭仲恭趙輪等至報諭恩義被姦人誤國動兵以援太原詔所割州府堅守不從反成問罪不勝惶恐今蒙惠書兼來使楊天吉王芮察勒瑪䟽問過惡皆有事實每進一語愧仄愈增今日之咎自

知甚明今淮黃河為界定兩朝安便所謂蔡京身亡王黼童貫已誅馬擴不知所在吳敏涪州安置李綱夔州安置張孝純見知太原詹度湖南安置陳敦見知中山其中有係在遠不知去處便當根逐一依來命今遣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聶昌賚送詔命令黃河東北兩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命不敢依前有違已立信誓今乞早為班師以安社稷至懇至願詔曰詔河北河東州軍敕官吏軍民等項

者有渝盟約致大金興師朕初嗣位許割三鎮以酌前  
恩偶緣奸臣迷誤三府不割又聞大金功臣再致興師  
使河東河北之民父子兄弟暴骨原野夙夜以思罪在  
朕躬今欲息生民鋒鏑之禍使斯民復有太平莫若割  
地以求和講兩國之好是用黃河見今流行以北河東  
河北兩路郡邑人民屬之大金朕為民父母豈忍如此  
蓋不得已雖民居大金苟樂其生猶吾民也其勿懷顧  
望之意應黃河見今流行以北州府并仰開門歸于大



金其州府官員兵人即依軍前來書許令放回南地速令依勅勿復自疑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范致虛被受聖旨總六路帥臣應援勤王致虛先遣總管杜常取間路入京又遣夏淑護諸陵原尼堪自河東入戰河東澤潞州官吏多棄城走西京王褒已被西道總管之命治兵勤王河陽燕瑛亦屯兵以守河為名皆棄其所治而走於是士庶携老提幼適汝潁襄鄧逃避者莫知

其數尼堪渡河乘勝陷河陽及西京執京西南北路都  
轉運使時道塵使擔糧道塵辭以不能遭小番以杖擊  
其頭面初道塵入出駟從呵唱三里人見其擔糧遭辱  
皆嗟嘆之是日午後復閉門聞奏金人已過汜水關四  
壁掛甲上城差提舉官東壁孫覲西壁安扶南壁李擢  
北壁邵溥每壁三萬人差部小使臣等七百員孫傳都  
提舉王宗漑都統制劉延慶范瓊統材武人分四壁  
金人次陳橋京師戒嚴殿前司遠探劉嗣還報金人已

次陳橋且云被金人掩擊殺傷者踰百人餘衆僅得脫而歸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京師戒嚴恐民居驚擾不言金人已犯王畿乃下令止以防秋為辭命保甲軍人百姓僧道等上城守禦同知樞密李回罷李回守河奔還京師遂罷康王回相州王在磁州知相州汪伯彥據探馬回報金人錢騎約有五百餘人自衛西來直北借問康王遠近據執村人為鄉導望魏路前去敵情料康王行必過李固沒故徑往追襲伯彥亟作蠟書騎

馳二人前去磁州請王回相州昨日大王既發相適磁  
向三更本州之西火炬連接二三里照耀不絕伯彥亟  
追馬騎走至黎明回報金人鉄衣五百餘騎自衛大寨  
西來一路訪問大王前去遠近擄執村民為鄉導望魏  
縣李固渡稍截大王大王儻磁州而來趨李固渡則魏  
縣敵寨在焉不可踰越或自磁而東北趨王俞渡則金  
兵輕襲其後皆不可濟孰不為大王危之比其不可追  
一也幹里雅布將衆已趨京城下大王衝風冒雪徒御奔

波道路顛沛難以襲逐萬一追及不惟計議已失機會  
決又如前時質大王于軍中計無所出為之奈何大王  
不若夙駕回相州稍圖起義牽制金人以副二聖維城  
之望為策之上渡河而東則無策矣此其不可追二也  
區區狂瞽嘔心瀝血寔為國計專差騎兵二人馳蠟書  
仰于王聽惟大王圖之即差發武翼大夫劉浩領兵二  
千人馳騎請王亦會耿延禧高世則請王還相州以候  
遂飭徒御出磁州城逢劉浩人馬至護王南轅伯彥躬

領親兵一千人至安陽河迎接命延禧草奏具言奉使至磁而民殺王雲又聞金兵南渡臣等回相州以候聖裁即遣一价持蠟書入奏

二十三日甲申斗星不見 吳革乞起陝西兵為京城援初太原陷朝廷遣閣門宣贊舍人吳革奉使金人軍中見尼堪庭揖不拜責其貪利背約氣勁詞直金人色動為追回攻威勝之兵授書而還革備得金人情狀既歸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廷備河南十月有旨召赴闕

至是登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利害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攻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遂遣革使陝西勾兵委同諸帥臣講武備

二十四日乙酉河北西路提點刑獄王起之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楊淵河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秦百祥相州參康王初王起之楊淵秦百祥先被旨差在黃河之南防托黎陽縣駐劄濟州移置在黎陽縣起之淵百祥輒離駐劄地方相州參王王詰其擅離職事初不接見

至三日乃見之起之等留相州久客倉州郡使監司人如此緩急之際朝廷何望耶

二十五日丙戌金遊騎先至京師 城上保甲作亂殺  
辛康宗統制官辛康宗御衆過巖是時軍政不肅兵民  
皆驕不能制御士卒不樂康宗之嚴誘百姓作亂於宣  
德門擊登聞鼓誅康宗初康宗以敵兵去城遠止兵士不  
得發箭恐敵拾反資敵用有一軍士無故向空射箭康  
宗呵叱之軍士因倡言辛太尉是童賁親戚不使城上



射番人故欲番人上城百姓喧騰皆倡此言紛不可止  
衆各上城擊殺康宗朝廷不能禁亦不窮治自是事皆  
姑息而號令不行矣初百姓上城守禦既而城中多捉  
姦細城上百姓亦疑守禦官為細作朝廷惡其紛亂不  
已乃盡令百姓下城以京畿提刑秦元保甲萬人代之  
宣和錄曰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言  
可借春以召和氣詔從之遂迎土牛且令軍中易張青  
旗以應木德乃自東壁始辛康宗時提舉東壁於倫輩

號持重務整紀律士卒厭苦之或諷百姓康宗反矣不然何以易旗幟衆不知其情乃趨宣德門聚數千人昇登聞鼓置東華門過擊號呼京尹及彈壓官皆不能制衛士自樓上射之衆驚走遂擒康宗殺而磔之并部將十數輩皆死至曉稍定彈壓而推其尤者一二人斬之曹輔為簽書樞密事陳過庭為中書侍郎馮澥為尚書左丞孫傳為尚書右丞置守禦使副以下官京師諸軍自數年燕山之役出戍河北河東或留邊或潰散而

在京衛士上四軍効勇京東西路弓手等七萬人殿前  
司諸營兵萬人分作五軍左中前三軍姚友伸統之右  
後二軍辛永宗統之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嶽  
觀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封邱門以備四壁策應每壁  
增置提舉官一員東壁辛永宗南村西壁張為北壁劉  
衍以孫傳為守禦使殿前指揮使王宗濞為守禦副使  
郭仲旬盧益為提舉守禦司幹辦公事又以劉廷慶提  
舉四壁以劉鞏副之每壁以文武陞朝官宗室一員為

同提舉每門一宗室環衛官一員以司啟閉又諸門置  
彈壓統制者不可勝紀京師大而兵寡少倉卒之際四  
方兵將不彀無以守禦捍城乃以武舉及城中絕倫人  
先補官守禦又選在京稍習材武人數擇太學生有策  
畧之士百人借官上城猶以兵寡為憂乃召募壯人効  
用敢勇戰之類其目不一皆分門禦幹又王健請置奇  
兵朝廷從之以健統領官何臬提領召募其兵又有召  
募忠義兵者孫傳提領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

六十五至  
七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易藻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丁亥盡三十日辛

卯

二十六日丁亥王瓊鄭建雄以兵八千來勤王王瓊歷  
官中山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嘗從种師中戰金人於榆

次至是京師受圍瓊以兵勤王朝廷以為京城巡檢上  
賜白旗書忠義二字以旌之 孫傳為同知樞密院事  
李回為尚書右丞 詔安慰軍民詔曰朕遣使通好交  
馳道路敵勢未已憑陵侵犯緣將帥未能協心遂使一  
歲之中郊畿再擾朝廷豈以地害人已召諸鎮兵入援  
拱衛王室在京軍民宜體上意無為驚擾金人將至市  
井傳播之言不一軍民詢詢不安或倡言軍人欲殺內  
官者由是內官不得上城傳宣者以黃旗為號或以謂



軍民革欲乘間搔擾朝廷患之百姓再被圍城人情驚  
擾乃下是詔 殿前指揮使王宗漑薦拱聖副都頭郭  
京可以擲豆為兵且能隱形今用六甲正兵得七十七  
百七十七人可以破敵臨敵正兵不動神兵為用所向  
無前殿帥王宗漑驕慢無識聞而異之薦京可以成大  
功是時唐恪為宰相見京面折之曰老兵兒戲果能了  
否京不答羣臣議論不一數日恪罷用何臬為宰相與  
孫傳諸大臣亦幸其術之可用乃以錢絹數萬令京自

招兵于市旬日之間數足皆游手不逞之徒京自副都頭授武畧大夫兗州刺史統制六甲正兵屯于天清寺以六甲正兵標于大旗有薄堅者能捍棒在街市作場京取以為教頭京城居人不論貴賤老幼無不喜躍皆以天降神人佑助滅敵惟有識者哂之為之寒心又有還俗僧傳政臨者謂之傳先生獻策畧自能退敵願得募勝兵朝廷從之賣藥劉朱傑及高賈竒術言兵機退敵募兵而身為其將者衆詔置功賞司詔曰朕詔爵賞

以旌天下戰士實無吝惜緣有司推行未至士情紛怨  
歸咎宰執朕于尚書省置功賞司專委官吏第別高下  
無或留滯咨爾軍士念祖宗創業幾二百年涵養汝父  
祖族屬恩德至厚艱難之際無或二心凡有侵犯宜體  
念家併力殺拒以稱朕意春初守禦念有合被恩賞未  
曾推行者軍士于城上發怨言歸罪宰相唐恪朝廷聞  
之乃下是詔 少宰唐恪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大  
學士中太一宮使先是唐恪建言金人今冬必來力勸

上為避敵之計乞早幸洛陽或幸長安召天下兵然京師諸軍懷土不肯去乞速四道總管扈衛而行上以為然而領開封府何臬奏事上以恪之言問何臬曰雖周室東遷不如是之甚譬如不肖子盡挈父祖田宅而粥之而左右之人亦皆不欲遷次日上激怒曰朕當死守社稷恪力請罷相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兼侍講罷侍御史胡舜陟上言臣十一月十七日奏狀條具備用十事其一云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聶昌尤務為

奸非虛言也皆有寔狀請為陛下言之恪天資貪猥素行不義知滁州日貪污之迹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償其值舟載至和州蓋宅凡瓦竹之類悉自滁往近人役夫皆滁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為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京復拜相引為刑部尚書京罷相出知潭州今春已參預政事邊防大計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為若宰相強復自用當以謀畫之方告于陛下安坐伺其敗而奪其位自為謀則善矣豈不誤國乎及恪為相至今邊事

亦何所措置不過如徐處仁吳敏充位而已然亦處仁  
之不為姦也恪之智慮但長于交結內侍盧端王若冲  
與之密交凡諸摯御皆以欽叟呼之比召李懿至中書  
議事問恪之言徐以手握恪之帶曰至道處置安有錯  
者諂奉百端吏皆鄙笑凡內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無  
不解帶促席深相結納臣頃侍班上殿親見恪與內侍  
昵昵耳語久之而不已自昔宰相為奸必先結宦官刺  
中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延譽稱羨以固寵位唐之

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用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  
度燕瑛胡直儒皆天下之至小人恪黨庇之臺諫交攻  
不肯施行聞嘗受度瑛直儒貨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  
俗吏素未嘗識賢士士亦恥與交游故今日所用庸陋  
貪末之人省部郎官尤為冗雜獨任私意遂廢資格言  
偽而辨能反是為非譽邪為正昔在蔡京門見京與其  
子修論事時而各為語言士大夫皆道之以為口實此  
少正卯之徒聖人所必誅者往往在陛下前言語反復

前後不一如今日欲棄地與不棄地皆自其口出大率  
言行皆效蔡京如近議三鎮不欲出于已令集百官廷  
議及百官議上即陽言不棄地議棄地者分為三等此  
與京分書為三等無異京以上書分等實之臯於以杜  
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今恪又欲以三等罪士大夫適事  
勢迫切不可不與地而奸計不得行使敵勢稍緩士大  
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復有大議誰肯直言此亦杜天下  
之口而肆其奸也若延慶走後急遣行敵兵亦不至河豈



有求為界之事敵兵未嘗求輅冕尊號即急與之其不知機如此可任天下之事乎自夏以來所用以為宣撫提兵而出係國安危李縉李彌大折彥質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恪豈不知之知而不言聽其敗事豈為國之心哉以天下之大固不可盡其責擇賢太守如河東數郡及懷衛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使敵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守河以護都城亦不擇人而用之使兵望風而退汜水關之險密邇都邑亦不預為之備今京

城守禦踈畧兵將無所統一人情不能安堵則宰相安用哉其無所能槩可見矣但知為奸不勝國事豈不負陛下寵任乎聶昌則奸人之雄小人之尤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為蔡京之客在京之門專事口語輕軒事機而京尤善之不次擢為戶部侍郎未及尹京欲為蔡京傷王黼及為黼所中而罷居鄉郡倚州縣之勢奪豪人之田宅州縣請託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為臣僚所論責居湖外蔡攸方圖為宰相以昌凶悖可用遂召至闕今春

士人伏闕昌為尹詣太學謂諸生曰王時雍欲盡殺公等而昌勸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戚皆請假去乎以虛言悅士人而士因上書薦昌為樞密者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率類此撫州范世英訟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編管世英行三程而卒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復追世英之父興祖禁府獄雖有指揮送大理寺而昌不發遣使大理官就府推勘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若是理直何必留府昌欲害世英三世而報怨慘酷如此豈有人心哉

閣門祇候陳申昌怒其教世英作狀追捕繫獄毒楚備嘗鞭兩股皆爛百姓左右時為世英送食昌以事誣之痛決至死刑之寃濫一至于此豈無怨氣傷天地之和致上帝之怒江鋒昔為撫州教官與昌有隙鋒比至都城輒差人押出門開封捉事使臣范振受賂三百千大理勘正編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奪之柄皆在昌手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畜于其家貫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寺因賜馬取為已有方軍

用度不貲之時開封有錢宜助國用昌乃請萬緡為私費嘗為臣僚所論守禦司寄姓名如術人柳彥輔號知足道人者與官寄名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為急務諸路差人召募皆昌故舊輕薄小子如謝丁者是也布衣不問與官能否各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渴思飲乃以為私恩豈忠純體國者哉李平西庸陋不材家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為少尹復使之權樞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材者居之唐恪

知昌姦雄可畏牢籠使為已助昌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為死黨朝廷有此二奸所有政事不修威刑不振人材無一可用將士莫肯用命不足怪也奉聖旨唐恪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 汴都記曰唐恪為相恪父更昏懦無能軍民且欲擊之馮澥對上曰陛下以曹司為相指恪唐所薦為樞密指昌事將奈何 靖康小錄曰唐恪夜出百姓拋瓦打破燭籠上知之以為失人心遂罷恪

二十七日戊子中書舍人孫覲狀論侍御史胡舜陟遷  
都事乞賜開納今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乞遷  
都奉聖旨令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寔有區區愛君忠  
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聖聰臣詳味其言推  
言其用意蓋謀臣議事先見之明為宗廟社稷計萬全  
不可不察也今春斡里雅布擁衆數萬長驅而至陛下封  
疆之臣州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去無一人致忠効  
命與敵校者遂至京師如踐無人之境劫寨之敗一軍

盡覆將官姚平仲跨一駿馬遁去金人初不料堂堂中國之大而技止于此也今聞翰里雅布將由河北尼堪由河東舉國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衆必數倍于前日陛下宿將如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為許翰以逗留督戰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頓兵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彌大妄殺立威誅勝捷統制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為盜山東淮南兩路為之騷然臣承行直學士院被旨選祝冊禱河神望



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復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給朝廷尤為妖妄臣在都堂客次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省街司十數輩盡投六甲兵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要他拾敵人頭耳臣又問曰用誰斬敵人而使此輩拾耶京不答面愠怒發亦是時翰林學士承旨并給事中安扶中書舍人李曾李擢在坐聞之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悉差上城分守四

壁朝廷所以被敵者設施措置之如此則舜陟建遷都之議不為過矣今有千金之子一聞盜入境左提妻右挈子羣趨疾走以避一旦倉卒之變而不復顧其家况今敵人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至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祠神鬼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萬一有如王芮之言兩軍既至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掃蕩一空則孤城歸然獨存何以為國昔者太王不忍鬪其民避敵去岐百姓

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年伏望陛下審彼已  
奮神斷視強敵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敵之備如此  
不憚旬日之勞徒建別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陟之議特  
賜開納天下幸甚

二十八日己丑南道總管張叔夜以兵一萬三千人前  
來勤王初張叔夜以南道總管統集京西南路荆湖北  
路之兵十五萬八千將赴京師而朝廷以議和止之散  
兵分屯庚辰復承召兵之命倉卒間得兵一萬三千其

子伯奮為前軍仲熊為後軍某為中軍即日進發行至  
建昌府值西道總管王襄領兵南道叔夜見襄曰公何  
往邪叔夜曰金人在邠甸主人坐席不安欲以兵勤王  
襄曰敵兵甚盛不可往也叔夜以為不然欲率襄同至  
闕下襄不聽叔夜乃自穎昌與金人十八戰至城下屯  
于玉津園

二十九日庚寅駕幸京城東壁上小帽乘馬衛士擐甲  
或袍笠而從撫勞將士軍兵增秩賜帛有差

三十日辛卯承務郎安堯臣上書謹昧死裁書獻于陛下臣觀陛下續承之初首用吳敏右相使之代天理物而制曰定禁中之策靖我家邦且上皇始厭萬幾內禪于陛下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乃天命人心咸有所歸敏何與焉當制學士非敏之黨而何敏蔡京門人也京之父子既幸脫于鼎鑊京之黨亦未加誅戮其門生故吏與夫黨與之枝葉又且磨牙搖毒尚居要津者寔為敏之援昔人以燕雀之疇不

奮六翮之用其敏之謂乎繼以徐處仁為宰相處仁之材固優于治郡而未聞有宰天下之能入據公輔之任敵騎侵軼天下可謂多事矣碌碌居位無所建明其所薦拔亦無出其右者昔人以染椀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其處仁之謂乎耿南仲何奩二子書生也平居高談濶論是古非今使人昵於名實而不知所守置之翰苑可也若使之輔佐英主安國家社稷寔非所長其連茹彙征可不論而知也中書門下王政之所由出也天子所

與論道經邦者也職在統治百官以參佐機務闕掌出  
納命令之重陛下發施命令舉措云為有悖于理而碍  
于法者當封駁論列則事無過舉今以趙野之徒為之  
野性齷齪但知奉行陛下詔旨而已必不能為陛下執  
奏于前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庶乎陳善  
閉邪引君以當道也其所引類又當如何非特此也下  
至省臺寺監逮及監司帥臣與夫郡縣之吏尚習宣和  
故態咸以欺君罔上背公營私持祿保位既得患失凡

蠹國害民之風莫之能革而務以委靡軟熟之辭上惑聖聰是則掠美于己非則斂怨于君曷嘗有致君之心憂天下之志而折廷爭如南衙羣臣者哉馮澥可謂剛毅守節矣方崇觀姦臣用事之際奮不顧一時之禍以撓人主之威當時有識之士以為美談自陛下擢為諫議正國家多難天下之士翹首跂踵馮澥宜以忠言進于前舉明主于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和天下累月之間不聞建一大計定一大事成一大功徒聞與揚時是



非熙寧元祐之學而止耳則政事闕失生民携二陛下  
何由而知之其它庸庸之徒可不問而知也自古王者  
重乎謹使故易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戒仲尼亦惡  
利口之覆邦家者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  
植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良有以也頃者陛下當  
敵國來侵則納李祝鄭望之李節之徒割地謬計命李  
邦彥主和議復與之盟以紓目前之禍洎敵人退師口  
血未乾則又納庸人之議命种師道姚古种師中援三

鎮謂祖宗之地寸土不可與人但守陵寢所在誓當固守頃緣奸臣誤國敗累朝不渝之盟致敵兵憑陵宗社傾危陛下誕布惟新不忍生靈重困鋒鏑遂捐金帛割土地復講累朝舊好既盟之後敵情頗悟前日之非遽爾退師執政大臣曾不歷算周思復熒惑陛下使陛下失信于敵人夫前日之渝盟今日之失信利害較然明矣臣固知為此者非賢人君子有愛國憂君之志攄忠憤以為宗社大計也乃姦凶之黨尚懷蠹國之心必欲

傾覆神器而已此臣所以中夜以思臨食而懼深為陛下寒心也且外兵之犯中國也勞師深入雖三尺之童皆知一戰而却之乃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奈何陛下將相大臣半為奸黨遺類陛下雖欲奮然有為無股肱心膂之寄可任以大事是以敵日益驕雖金繒數百萬而猶未滿其意乃割三鎮之地以奉其所大欲然後快其心陛下豈得已哉陛下既已與人又且悔之彼且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使吾民肝腦塗地則祖宗二

百年之基業莫之能保而陛下九州四海之廣將皆為  
金有矣况陵寢乎致此之咎當誰使執臣意陛下三月  
十六日詔書今已誕布天下久矣為金人謀者必曰上  
皇委任奸臣致我興師無亡矢遺鏃之費得金繒數千  
百萬三鎮二十州之地遂從其請再講舊盟今師未旋  
踵而陛下已失信必奸黨未去復有此議不若乘此渝  
盟之釁以令大軍逮高秋時塞上草衰擁彎弓之虎士  
馳控弦之戰馬南驅而去我當百戰而勝彼將不戰自

屈則我之所得豈特金繒數千百萬三鎮二十州之地而已彼之所謀誠如是則陛下何苦惑邪論而較小利哉昔人云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深可戒也臣愚為今之計陛下當明詔有司將前日奉使許地李稅鄭望之李鄴元主和李邦彥與夫今日建議悔約大臣及奸黨遺類大正典刑梟首以謝天下以示敵國乃擇智勇有謀之人使出使疆外講二國之歡陛下當且含垢忍恥捐三鎮之地恣其強大恣其貪嗜驕其志氣彼必暴虐自

肆荒淫無度其亡固可立而待也然後陛下內選相臣  
以立法度求民瘼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外選將臣  
以備征伐訓兵積粟修守戰之備務禦戎之畧假以歲  
月輔以天時合以人事乘仇人之有釁爰赫斯怒備乃  
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英謀電發神算風馳如決大  
河潰蟻壤不折一矢不遺一鏃掃平沙漠彼時稽首稱  
蕃挈地以還陛下則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母子咽  
哺川塗無犬吠之驚黎庶亡干戈之役以慰祖宗在天

之靈以雪上皇積年之恥以示陛下大有為之志豈不  
偉歟 尼堪斡里雅布以兵至京城金人之兵尼堪自河  
東斡里雅布兵自河北入兩路同日至京城下共約十萬  
衆其間多掠西河之民充數于其間復擄近城之民運  
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執役者甚衆斡里雅布兵屯劉家寺  
尼堪屯于青城四壁皆分置小寨圍閉周密不以數計  
旗幟人物公然往來于郊野間守陴者皆有懼意先是  
中官李闕自四月間領京城所修治樓櫓城壁唯備北

壁不備南壁西水門而東水門猶不為備十日間上按砲于封邱門外祖宗以來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官令民清野而獨不收砲座為金人所得用為攻城之具大理寺少卿聶守獻言請決蔡河汴河水合灌摩駝堦摩駝堦者前金人下寨之地也地勢卑濕既為水灌注金人乃盡占高阜之地為營種師道為同知樞密院事也聞真定太原皆陷金人渡河以檄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兵十四萬八千陝西置制司團練兵十二萬各起發於



京城外下寨置制錢蓋南道總管張叔夜統兵赴闕既而師道死聶昌為同知樞密院事唐恪耿南仲專務講和乃諭昌曰今百姓困匱調發不及養數十萬兵於京城下財用何以給之今朝廷講和不務用兵使金知朝廷集兵闕下志不在和豈不激怒乃以文止陝西南道之兵謂止防緩急今朝廷見與金人講和仰兩路之兵各准器甲口食不得妄動如已起發即却于元來去處分屯叔夜錢蓋領兵起發得檄遂分軍馬陝西者往秦

鳳熙河分屯南路者往均房復分屯金人至城下四方  
衛士無一人至者 趙子崧蠟彈奏狀本府十一月二  
十四日後來往京遞道路隔絕敵馬出沒不測西路總  
管南道不知下落敵騎至本府城下臣見竭力守禦仰  
念至尊在都城四面隔絕痛激五內見竭力守禦自六  
月後來奏報下蒙施行今日果見危急輒募人賞此奏  
知臣獲得奸細通說敵志甚大乞聖斷審應毋輕信誤  
國之言乞回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臣不勝哀鳴之

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一日壬辰盡十四日乙巳  
閏十一月一日壬辰朔駕幸京城南壁上幸南薰門詔  
用太祖故事儀衛務從簡便以障泥乘馬乃除道馬行  
泥淖中或穿巷循堤而行躬擐甲冑登城民皆感泣及

食時却去御膳取士卒食以進支賜有差準備差使猶  
二千文武幾七千員所用不可計其衛士對御血戰者  
賞尤厚 遺史曰車駕幸城南壁撫勞士卒如前已而  
幸宣化門徒步登拐子城親視敵營悉屏侍衛惟內侍  
數人從偶雪作泥滑身被鉄甲步履如飛上在南薰門  
下張叔夜領兵于城下起居軍容整肅上喜之命移軍  
入城叔夜遂與吳革偕入城加延康殿學士內外兵馬  
都總管即城樓命取宰相何臬笏頭金帶以賜之叔夜

言郭京狂率必敗事請因金營壘未全率諸將擊之其  
敗可必上不從初吳革以王命使陝西勾兵為京城援  
既出城遇敵騎已至闕革行不能進知叔夜自潁昌入  
援乃會合叔夜戮力轉戰至夜遂同叔夜入城革面奏  
乞量差軍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固留革統制官京城四  
壁共十萬人諸將募戰士市中黃旗不可勝計應募者  
悉庸常寒乞之人無闕志詔五嶽觀上清宮等屯衛以  
備非常數遣使懷蠟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

守將合兵入援多為邏者所獲統制范瓊於陳州門外披城屯兵數千京畿提刑秦元集保甲三萬先請出屯自當一面朝廷不從敵兵薄城又乞行訓練乘間出戰元所教保甲雖六七萬人然怯懦無寔用常有五千餘人衆寨朝陽門外相持六七日疾驅其前衆遂棄兵潰走敵亦知我之寔虛無所憚矣 奇兵作亂遺史曰城中百姓疑城內外姦細為亂收捉良民斬首毆擊至傷不可勝數樞密承旨王健下京畿弓手尹奇者疑使臣



十餘人為奸細鼓衆殺之并毆健內前大擾殿師王宗  
澁引兵收捕斬數十人乃定健創置竒兵遂為竒兵統  
領官而何桌領之有識者莫不以為笑蓋自古兵法皆  
臨機對敵竒正相變無非正兵也出竒用之則為竒兵  
耳未聞預以竒兵自名者况未嘗出竒何竒之有 大  
雪 門下侍郎何桌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檢校  
少保鎮海軍節度使充上清寶錄宮劉延慶除檢校少  
傳

二月癸巳幸京城西壁車駕幸京城西壁勞士卒悉如  
前上鄭門南道總管張叔夜兵四千在城下詔以叔夜  
為延康殿學士駕登鄭門以馮澥與番使自前來故也  
范瓊劫寨者回獲數百東水城築夾城 金人攻善利  
門金人攻善利門告亟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手  
一千五百人策應

二日甲午幸京城北壁上幸京城北壁撫勞將士如前  
凡四日巡幸每巡壁不進御膳命取士卒食食之復以所

進膳餉士卒人皆感激流涕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嘗止上小帽身披鎧甲而殿前指揮使王宗濇紫袍執骨朶以從見者皆切齒皇后親付內府幣帛與宮嬪作綿擁項分賜將士入各酒卮一自統制以下其賜有差兵士得擁項有以手執之戲語者曰雖得此奈渾身單寒何識者聞之為之感慨 金人攻東水門金人攻東水門矢石飛注如雨或以磨礮及礮碌絆之為旋風王師以纜結網承之殺其勢又門裏跨河築月壘以拒

之晚攻東水門甚亟遣數人縋城入之燒毀其砲架五  
鴉車二然砲架所存者尚七座其未立者不可勝計  
金人攻通津門金人攻通津門甚亟姚友伸領前軍將  
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有一城接戰者殺傷甚衆  
東道總管胡直孺與金人戰于拱州敗績被執胡直孺  
自應天府以兵一萬來勤王至拱州與金人遇兵敗被  
執金人以直孺示于城下且言曰援兵不可來矣來則  
必敗如胡直孺者是矣都人聞之懼

四日乙未金人連東水門陳州一帶下寨自後日攻東水門尼堪兵薄南壁與醴泉觀相直敵能以利誘謀者反効以情敵初到即力攻東壁通津拐子城時劉延慶頗練邊事措置獨有法迎夜積城下積草數百藝之時有獻議置九牛砲者雖礮磨皆可放東壁用之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敵知東壁不可攻于是攻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寔護龍河河初決汴水益深至是皆水合賊又為挈安機石矢石不能及孫傳夜宿城

上初何臬孫傳議敵之再來正緣去歲結和厚賂今不可復倡和議又苦無兵以戰乃闔門堅守以待四方勤王之師兵不滿十萬而勤王之師迄無至者未幾東道總管胡直孺為敵生得執以示城上都人愈恐東壁提舉官孫覲上何臬劄子乞免提舉某承乏侍御史邇遇金人稱兵至闕朝廷憤然方議討除某奏言和議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羣小伏闕下請用李綱某疏以為怙聚作亂不可長王黼以誤國戮死而召蔡京歸賜

第某又論蔡京稽誅合行遠竄而吳丞相大怒以某妄  
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纜數月吳相以黨比蔡氏罷  
去蒙恩召歸西省遂贊書命又會金使王芮請三關故  
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依違不決某疏  
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宜斷然割棄紓一時之急  
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心  
者既觸吳相李樞之怒得罪棄去今又忤唐丞相斥守  
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敵國衰弱則事中

國中國厭兵以和敵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  
城之恥呂太后嫚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  
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含垢忍恥置之度外而不與  
校今強敵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憚畏設有  
良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社稷所在猶隋珠彈雀未  
可輕動又况無將無兵乃欲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  
之衆某區區進和之議不為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  
以紹述先政劫持上下元臣故老屏廢殆盡交結閹宦



引汲羣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效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第以為謀主臺諫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廷俊堂陞陵遲難乎其為上矣今者尼堪圍西南斡里雅布圍東北王芮之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關以為斂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時侍從官犯忤宰職者褫官奪職投棄

散地大者除名削奪流竄嶺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仕朝廷十年以文字為官常言語為職業一言逆耳令冒矢石抗強敵城隍之上設有敗事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曩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亦不畏也辛康宗既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為承務郎意欲嫁怨使某復為一康宗豈不太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

遠圖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責於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駕御羣黥守衛城壁相公盍擇一勇悍之將諳練軍政者使其受代不然而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五日丙申吳革議出戰之策不從吳革累乞出兵城外下寨使金人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并兵出分布期會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可以戰而勝金人以我為怯若擇利交戰彼

固出不意戰勝氣倍以攻則壯以守則堅以和則久上以衆情惛情言多先入竟不出兵

六日丁酉太學生丁特起以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門甚急上書乞用兵不報乙未丙申丁酉金人攻通津宣化二門甚亟朝廷唯以兵隨宜應之且猶冀和好可成故未有決用兵之意丁特起見其勢威甚乃上書論列以為金人有三可勝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報金人至闕幾旬日見朝廷未嘗用兵攻城日急

而善利門通津宣化門尤為緊地箭發如雨中城壁如  
蝟毛又以大磨石為砲檣樓有摧毀者姚友仲於三門  
兩拐子城別置兩圓門走馬面三十步許砌一磚石開  
小圓門如城四圍復置女牆迎敵自圓門出入不日而  
成所賴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如臥牛敵至必擊善利  
宣化通津三門善利門其首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門  
在善利宣化之間而此三門者敵必攻之地後如其言  
大臣雖預知亦不以為意

七日戊戌高師旦及金人戰于城下被殺王宗漣遣殿前司牙兵千人下城與金人接戰統制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伸正策應南拐子城躬率將校督戰凡數合敵勢稍沮復修砲架攻城之具工益不輟 御筆范宗尹議割地今敵馬再至使朕失天下人心先次落職

八日己亥蔡京第火是日蔡京第火其光亘天民居鄰屋無犯明旦士庶觀之宅焚而不及于鄰人皆快之詔毀艮嶽為砲石是日詔毀山石為砲石百姓爭持鎚

斧以擊鑿毀之也

九日庚子金人攻善利門通津門姚友仲以兵御之是日金人復于護龍河壘橋取道友仲選銳士盡力御之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大小砲坐又于城上絞縛虛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敵橋迨晚不能寸進乃棄橋蓋造火梯雲梯撞竿搗車之類宣化門告急姚友仲領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禦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貳拐子矢石如雨櫓樓皆壞張叔夜除簽書樞密院事與

孫傳同措四壁守禦依舊南道總管餘道並聽節制  
曰國家太平無事垂二百年軍政墮壞士卒無仗節死  
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國之功望敵驚奔靡有關志朕  
初嗣服選建忠良登宥密庶可漸復祖宗之故具官  
某質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懇款七出應事之勤  
敏勞百為為羣敵之內侵罄一心而盡瘁弁華書殿未  
究遠猷進二機庭擢司兵柄以宏博無窮之辯謀議廟  
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禦將帥之臣廸百工厲翼



之心以尊國威鼓三軍積憤之氣以衛王室服我休  
命奚俟訓言

十日辛丑許民賭博放房錢以甦小民 金人許和以  
都水監李處權右司郎中司馬朴為報謝使

十一日壬寅裝七點星砲指揮六部人吏及富民各僦  
車運砲石上城 詔仰河北一路盡起軍民之兵守臣  
自將倍道兼行星夜前來捍禦強敵除賞賜外軍士優  
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賦 教坊樂人司文政以伏闕

上書無理任悖伏誅司文政伏闕上書其言指斥乃斬首號令榜于市曰司文政伏闕上書言極無理聖旨處斬士論初以為疑已而有免解進士費端友奏劄稱文政上書若止于其言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言路乞以文政所上書揭示使中外曉然知文政被誅之罪追開封府奉旨備端友奏劄榜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挾持無君又助敵害國士論始皆帖然 耿南仲與金人王

芮至衛州鄉兵欲殺芮芮急奔走南仲獨至衛州城下  
守臣徐溱出城迎見百姓不許云耿門下與金人同行  
不可令入城閉門不納南仲遂徑往相州 靖康小錄  
曰上初以南仲東宮師傅之舊故用南仲而南仲不顧  
國家大計以老謬自專天下事一切蒙蔽唯以恩讐相  
報金人既退不集四方勤王師解太原圍尼堪南下不  
以為事遂罷天下兵南仲又云朝廷多守信既講和宜  
切罷兵沿邊州郡任之無可奈何若更講兵致余人生

疑自是之後朝廷大臣但爭私已是非與權寵而已國  
家事無有用心者初太原圍未解李綱對曰太原乃中  
國根本之地不可不急救若壞太原則大勢去矣及出  
南仲謂綱曰主上在位當兵戈既退之後不相安慰而  
以危言警之公不可如此南仲與徐處仁唐恪嫉李綱  
勝已同力擠排奏上云李綱要舉兵只遣李綱去上曰  
种師道可遣恐李綱不能兵唐恪奏上曰火到上身自  
撥但責以成功須自忙陛下切不可聽其避免綱既行

南仲與唐恪徐處仁吳敏一切不問兵事日遂在朝堂  
議改科目與諸不急務李彌大奮然曰相公何不且留  
意准備防秋及救太原何故一向理會閒事南仲怒曰  
此尚書可以先請行為國家了此事彌大厲聲曰某書  
生何能但願相公宣力且料合諸道兵馬了此事明日  
處仁請入對遂請于上乞彌大領兵唐恪狂懦愛輕舉  
不責以寔效則不知其難上亦然之而終不察其邪也  
何大圭正月棄官走延禧南仲子也當時亦挈衆去及

還則列以催糧轉官擢為卿監繼為中書舍人大圭嘗  
詣南仲論列其事欲免罪例求差除南仲以為不可安  
有得罪欲復進用乎大圭曰門下之子亦逃走人數乃  
致高位何也南仲應之曰吾子以催糧職事出京與公  
不同大圭曰門下此言欺人則可欺天不可南仲厲聲  
曰公之言一似太學生遂起不復語選人李允文上殿  
陳議慷慨多論列大臣不和且壞國事上欲賞之而南  
仲拮以他事番兵渡河上皇屢欲南幸南仲力言於上

以謂不可又禁龍德宮官吏不得通傳兵事又奏請于諸寺設道場用僧誦護國銷兵經以銷番兵仍榜諸寺門識者切笑紕繆如此

十二日癸卯開戴樓門許百姓般門外柴炭木植等賣仍發卒二百人下城打護龍河水劉韜以守禦無狀落職留己自効除劉延慶為使敵築望臺度高數丈下峴城中又排大砲燔樓櫓旋即修繕又造雲梯旋大輪以革冒之城罅推叩壘將士以鈎竿拄之使不得進近則

以鈎索取之發火焚梯敵數引軍士欲擊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

十三日甲辰詔再幸四壁連日大雪未已有詔曰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朕不敢自安再幸四壁勞犒將士鑿輿出于大雪苦寒中戎服乘馬露手揜腕其賜賚進膳之類悉如初仍命將士披城接戰間有得級者又遣人以酒食遺金人寨中

十四日乙巳雪晴駕在城上擐甲勞軍殿班撮城下戰



勝賞金帛命點檢砲石聖旨李穀助勘遠竄駕幸東水  
等門撫諭軍民守禦提舉李擢落職罷以田灝代之初  
護龍河自敵迨近即決汴水以增其深其後雪寒冰合  
敵于水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將以攻城而擢不介意是  
日稍晴上登城勞賞見城濠壘殆盡乃有是命 宣和  
錄曰是日駕御朝陽門敵兵數千逼城出不遜語衛士  
王百余乞下戰從之遂合戰中有執盾二人獨奮身躍  
入手殺五六十輩而餘兵不進詔促使援之卒無肯者

二人竟死上不懌因下初舊制城樓禁火士卒噤戰不能執兵至有僵仆者然上在禁中徒跣祈晴又撫卹存問絡繹不絕多給木棉襖務令溫暖衆皆感泣不敢憚勞以勤王師不至令挑戰以示敢敵然可用者獨有衛士三萬爾每出師數百人雖多獲級以歸然已十失五六矣至是所亡已數千人南壁惟字乃字號二樓最危時濠池已為高陵敵既逼城旁近七百樓爭發矢石動以千百計既非受敵往往虛棄或止之則衆指為奸細

而殺之敵伺城上稍怠射者甚衆給賞官皆應給不辦  
又樓櫓之屬為矢石所壞換易不及每一柱一枝率厚  
賞給募人既而有中砲而碎首者有為流矢貫之于柱  
者人皆莫肯施工不得已逼使之或請以磚石壘壁可  
免換易從之頗亦為便既而灰棚多為砲石所損因以  
布囊貯糠為切其下即用火牛車以備雲梯之來有獻  
撞竿者其制用長木數丈上施橫木數尺下以鉄作軸  
雲梯之來迎擲之應手急索則梯可倒急攻之際嘗用

之壞其二梯殺敵千餘至是時日撞竿不及敵因就其上以長竿引火燒櫓樓糠袋及火牛車不可嚮邇頃之敵稍登城有執盾禦之乃下是夜緩攻砲中金人金牌將劉安通津門發砲中金人初傳以為王芮既而聞之曰金人謀臣劉安也奏捷上喜命以武功大夫并金帶賜藍袍使臣上問劉延慶事勢如何延慶邊人習知攻守乃奏大臣謂城不可破者皆欺罔朝廷今日之事可謂危矣又言大臣奏捷於上大抵守禦獲勝僅能自

保一或不勝則如何哉何賀之有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十四日乙巳盡十六日丁未

知淮寧府趙子崧牒繳順昌府等處勤王并備坐蠟彈報諸州又募費蠟彈奏狀牒曰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

統救斯民于五代塗炭之中二百餘年間恩浹骨髓今  
天子慈孝恭儉視民如傷夙夜謀求盡復祖宗法度將  
以便民近者邊境失脩金兵再至京闕尚未退師天下  
之所痛心無聞敵騎所至務戮生靈劫掠財物驅擄婦  
女焚毀倉屋產業意欲盡使中國之人父子兄弟夫婦  
不能相保狼狽凍餒歸于死地以逞其無厭之心遠近  
之民所共憤疾况朝廷信賞必罰此正豪傑奮發上報  
君父下保室家之時所當身兼臣子情同休戚朝夕疚



心不敢少寧須賴隣境犄角輔車協心戮力以捍敵勢  
以藩王室近奉密詔許結集義兵人自為戰節鉞以下並  
以充賞請諸郡體國事不可緩公文到日各逞忠憤多  
方措置廣行招集或素著信義為衆推服或武藝絕倫  
謀畧可用或膽勇敢死不論軍民出家子弟等務在存  
恤激厲使人人自奮知上尊君親下保家室圖富貴免  
殺戮擄劫之患轉禍為福其力甚大候見得人數開保  
當所以憑遣官部押使喚其立功等申奏推恩必不虛

示右牒順昌壽春府蔡舒蘄黃光州信陽軍請照會協  
心同力毋懷異意共圖國事仍先希已如何施行公文  
回示又脩坐所准蠟彈指揮報諸州牒曰今月初二日  
准樞密院差人賫到劄子奉聖旨見今金人圍逼京城  
裏外軍民悉力守禦正賴諸州軍糾集軍兵及民間強  
壯等人速來應援平時被受國恩當危急之際坐視不  
救豈臣子之義今特遣人間道馳諭候道疾速率眾不  
限里數星夜前來直至都城下聽候指揮今來南道總

督管張叔夜率先勤王才到第一日除延康二日除資  
政三日除樞密院僉書今諸路并州郡若能遠來勤王  
不拘官職尊卑亦當依此推恩仰諸路并州軍限指揮  
到立便遣人徧諭前路互相聞報于本路帥臣或監司  
或郡守應懷忠顧義能効臣節奮力為國之人即以便  
宜速行團結軍兵及糾集民兵等星夜前來勤王其所  
用糧食盤纏仰監司州縣逐急權挪應付雖于法有礙  
亦宜支用如官司委為闕乏即委曲說諭上戶權行假

借候明年與量免歲賦之半今既團結兵衆有能糾率  
善部轄之人自當便借付身公據補與名目以為激勸  
緣所差人既獨身潛往即難為更賫上件文字仰諸州  
體認此意以便宜補授如白身人文官自迪功郎至宣  
教郎武官自副尉至從義郎各隨地借補候到闕急告  
正授若有官人亦當加借今劄付陳州准此右當所脩  
錄聖旨在前誠已火急應依聖旨措置施行外須賴近  
鄰諸郡協心戮力共濟國事今牒穎昌壽春德安府蔡

廬光斬黃濠州信陽軍請火急遵依聖旨指揮施行仍請貴郡體國不可少緩以失機會公文到日各懷忠義多方措置疾速團結施行又將招集到人關報當所希已如何施行公文回示以今月二十三日開封府百姓陳貴到府稱奉差同張元賚文字至本府及蔡蘄州內張元將帶文字不見陳貴不知處分何事臣所遣統領官趙安十一月二十三日押團結軍民六千餘人去尋訪張元不見遭馬衝散縣尉二員不知存亡本府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後來四郊日驚劫屢至城下堅壁  
固守上下一心竭盡努力諸縣及順昌府蔡州縣鎮皆  
已殘破臣義兼臣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別降密  
詔庶幾遵奉臣聞近臣郡敵騎多以潰卒為鄉導若朝  
廷那兵來京畿郡勦除攻討以斷糧道其利甚大臣聞  
胡直孺在黎駟杜常在頴昌范納馬忠在南京伏望聖  
斷責使効命毋令端坐觀釁臣見多方措置守禦謹募  
到百姓張澤隨陳貴前去伏乞聖察回降指揮 康王

同門下侍郎耿南仲起兵于相州 中興日記曰康王  
在相州磁州衛邢洺等州百姓諸豪皆詣各門乞募民  
兵王以奉使出未得進不敢擅起兵且已遣价賫蠟書  
奏陳河北事宜及軍民之情是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自  
衛州至相州初敵騎逼京城南仲宿城外聞康王在相  
州即夜馳至相不復言割地事乃詐稱面奉皇帝聖旨  
盡起河北諸郡兵入衛王曰茲有名矣乃牒南仲連銜  
出起兵馬時南仲以門下侍郎出有堂吏數人隨行故

行移皆稱上意于是相人之豪俠者踵王府有李秀才者上書盛稱南平李氏羅蘭氏鶴壁田氏三富族乞召募民兵所用器甲所積錢糧乞不從官給人自備上令呼上書人李秀才商議南仲伯彥召到李秀才具說三族者未易致須以酒帛差官禮聘以來之若肯來願與接坐使肯出力南仲伯彥乞王從所請乃遣安陽縣巡尉齎幣以往仍以文檄勸諭巡尉既往遂招三族子弟來伯彥待以賓禮既退李秀才者復通謁且曰諸人



各願聚三千人不煩官中贍給各自備錢糧器甲每家  
只乞請空名補官牒三五百道仍每家子弟便乞五人  
名目於內差四人充管轄所貴三千人有所統攝乞差  
一名本村巡檢所貴各家發遣了三千人後本村有本  
家巡檢彈壓緩急可以驅使人戶以禦盜賊伯彥稟王  
乞量與應付於是逐家子弟各借補進義副尉三人給  
帖差充部戶頭各借補承信郎每人請空名官牒二百  
道云

十五日丙午大雪駕亦登城三軍鼓舞萬勝門戴樓門  
縱民樵採 割地使聶昌至絳州為絳人殺之 宣和  
錄曰先是十一月金人長驅駐軍懷州不行者十餘日  
乃遣大師王芮楊天吉持誓書來朝王芮楊天吉云兵  
已臨大河國城咫尺間兩國戰爭累年生靈塗炭之久  
比緣小人用事起此兵端今欲休兵講好以誓書遣臣  
等來復兩國之歡好止求割故地以河為界上不得已  
從之王芮曰今蒙陛下惇信許和乃兩朝休兵之幸然

未知陛下遣何人報聘上曰待擇人芮曰春時議和還師以三鎮為約陛下遣張邦昌路允迪割地皆臨時驟進御命而往果見中沮遂有失信之事所以至今傾國而來蓋理會今春不割地失信公事也今陛下不遣左右親信大臣一往若如前舉必不取信金國芮等無固必看陛下如何耳上命唐恪等議遂以門下侍郎耿南仲同知樞密院聶昌聘焉是月二十三日受命昌入對曰陛下委臣使事臣不辭但臣短見深恐許和割地之

後金人失信復來臨城臣若止傳國書寔為無益且兩河之人素勁至太原守孤城經年降破而復守人人死戰蓋不負祖宗積德之靈陛下恢復之志而今也下太王遷邠之令用保生靈恐彼方之民深戀國恩不忍捨陛下以從仇敵之國則未必可號令也萬一號令不從則臣必為金人所執不能為陛下努力則臣死不瞑目矣臣若詣軍前議事不成敵兵南渡乞以便宜分遣徽猷閣直學士叅議官劉岑朝奉大夫幹辦官滕牧分路

催勤王之師入衛亦臣區區之願上曰甚好當降指揮  
昌曰降指揮必喧傳喧傳必漏泄則事不成矣只乞陛  
下密記淵衷遂命取黃絹御書賜昌曰聶昌議和不成  
敵師南渡可取晉絳路入京兆率諸路人馬入衛王室  
劉岑滕牧取嵐靈路催起陝西等路勤王軍依奉使法  
內滕牧與直除秘閣體祖宗社稷朕不敢私 靖康元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押付聶昌是夜昌同官屬出宜  
秋門宿瓊林苑明日啟行至望京橋逢游騎二十七日

至永安軍孝義橋遇尼堪中軍約明日相見尼堪隨行立閣門明日盛甲兵之衛接見使人其閣門舍人止曰徹傘用膀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金國何人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既為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也昌以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臣禮見大金臣子乎舍人曰樞密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不足畏節不可屈爭之移時尼堪既不能奪乃以客禮接見于羶帳中往反議論終日尼堪

云我兵已南渡且到城下候樞密院割地回日方旋師  
蓋以南朝曾失信也昌曰皇帝仁聖未嘗失信於天下  
頃以童貫王黼苟利忘義失信大遼致今日國家有意  
外之難非國家失信於大金也且國相今春歆誓結和  
勒兵北渡今復背約南侵非金國失信耶尼堪曰不敢  
廢和議止候得地昌曰被命而來不敢輒易若國相兵  
不北還昌雖死地亦不敢割尼堪大怒入後帳中約退  
昌昌歸館不給食者一日加兵圍其舍二十八日以太

師楊天吉擁千兵館伴昌往河東太師王芮以千兵館伴耿南仲往河北二十九日昌北行不得復見尼堪至閏十一月初四日至澤州昌召叅議官劉岑幹辦官滕牧出臨行親御劄具說前降之語曰當與公等誓死成事是日召大金館伴太師楊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急于星火奈以道路遙遠莫得疾速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自行西路會于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庶得國相早肯班師楊天吉等謹諾遂



分差戍使王敵郭天信以五百兵館伴劉岑滕收往河東楊天吉親伴昌行其議遂定明早分路而行十二日昌至絳州城下門不開郡尹逃盡唯有監倉趙子清者領州事郡人聞割地大怒出兵掩殺昌 遺史曰聶昌往河東割地而劉岑為之副與金使偕行至絳州知州通判皆已棄城走城中以宗室子清權知州事昌令岑與城上語且將告以人主在圍城中憂危不安宜速割地以退金人之兵岑許之至城下問守者為誰子清曰

知通皆棄城走百姓無依謂子清為國家宗族遂衆推  
子清權知州事公是朝廷官乃與金人同行得非欲割  
絳州以講和乎岑曰聖上方危而不安君能割地則割  
地以紓朝廷之亟如不能割地何不起河北之兵勤王  
保衛社稷絳人怒昌之割地而喜岑走陝西 張師雄  
指都堂論當用厚賞重罰以激厲將士 遺史曰金人  
連日攻城其勢危甚將士出戰者酬賞太輕故人不用  
命師雄因叩宰相何臬馬前大呼曰有已見破敵利便

乞請都堂取稟稟馬上呼曰請赴都堂相見師雄入至都堂取稟稟又手斂身問有何計策師雄曰敵人晝夜攻城不休相公以為安乎為危乎稟曰可謂危矣曰相公料京城可破乎不可破乎稟蹙額曰此不必言也師雄曰今日之事別無竒謀秘計可以退敵唯有不惜重賞傾府庫以賞將士激起其貪金帛官爵之心乃可以敵耳稟曰非不厚也師雄曰今日之賞不百倍不可謂厚因出劄子大畧言方今天子坐圍城中非鎚銖毫髮

計功頒賞之時前日統制官高師旦以血戰而死朝廷何惜捐黃金數百兩銀數千兩絹數百疋以賜其家并錄其子息盡與師旦見任一般官爵仍賜第宅祿廩贍養其屬則統制將帥不患不戰矣又如軍兵出戰果入陣交鋒但不是怯敵退走之人則犒銀絹其有獲級者每一級別賞銀百兩絹百疋不為多也用銀一千萬兩絹一千萬疋可以獲十萬級信能行此不唯軍兵出戰爭功百姓亦不惜命而往矣其間應得官者仍第授等

官彼亡歿者往往是先登効命之人亦以獲級例支銀  
絹賜其妻孥有竭力鏖戰以死者厚以金帛旌別之寵  
貴其英魂官其子孫則軍兵不患不戰矣又軍兵平日  
饑寒當今日用人之際以單寒之身暴露在風雪中誠  
為不易緩急敵人攻城欲其盡命以相拒不亦難乎請  
括在京質庫戶每家出備十人綿襖綿褲綿襪納襖納  
襪除鞋外並不得用布如敝損不堪及綿薄之類皆重  
作行遣一萬家可得十萬人衣服溫暖如此然後軍兵

樂戰而忘死矣師雄亦開質庫願先倍于衆人出脩二十人衣裝然將士之心可利動出金銀錢絹于諸門上堆架揭榜云犒賞出戰將士之物應受賞者日下支給此蓋狙公賦芋朝三暮四之法用得其道可以得人之赤心人心不患不勇矣且金銀錢絹在今日不足惜萬一防守踈虞雖一撮之土一勺之水一寸之草皆為敵人之所有以此思之傾府庫激厲將士誠為長策假是日用銀十萬兩絹十萬疋一歲之計不三千五百四十

萬足兩耳國家府庫儲積幾二百年豈不能支數年之用又豈有積年受圍不解之城大抵有功則有賞將士有功則敵人減數必無增添之人以數計府庫未盡敵人減數滅無遺類况宗室戚里權貴與形勢富豪之家不可勝數或圍閉半年不解則人人不惜家貲必盡出之以助國家賞戰士此何疑哉桌讀畢大笑曰平常之論特厚而已誰不知師雄曰天子坐圍城中憂在旦暮宗廟社稷危如綴旒不用百倍之賞激起將士之心何

以退敵願相公毋忽若此策果行然後第二策可以兼行耳臬問之師雄曰厚賞既至不可無重罰以督責之如出戰不用命或見敵先卻當推戮其妻孥使其親見然後斬以徇衆則人人知慕爵賞而畏族誅雖怯懦者變而為勇鷙矣臬曰賞罰者有常典皆不宜過師雄曰今日乃非常之時不可以常法治不用不妨但恐後悔無及耳臬曰但容理會師雄曰事急矣不可待也今日國家宗廟社稷兩宮至尊后妃嬪御諸王姬及滿城數



百萬生靈皆寄于守城官兵之手若進戰則俱存或退  
那一步則後變有不可言者相公試觀諸軍兵隨身衣  
裝不得溫暖外有籍在否天下國家宗廟社稷之重付  
之於無所籍在之人其利害輕重不同遠甚在彼者利  
害既輕責其宣力効死不亦難乎師雄每思至此心寒  
胆碎若能以厚賞激其戰心使人人皆有希覬富貴之  
路則彼此有所顧藉不患其不効矣願相公以兩宮至  
尊坐圍城為念不可以邊陣將士立定賞格為比梟曰

甚好謹拜教便當即行師雄遂退上命以武功大夫空  
名告一道并金帶一掛于待漏院側募人能捕戮金牌  
將一人者給之揭示賞格自獲部長迨小番等賞各有  
差姚友仲奏兵既不用金人攻城益急乞遣使議和  
為便先是金人初至闕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幸  
其遠來敵衆必疲方到未陣誠能選精兵六萬出四門  
分布乘勢而擊之出其無備衆必潰亂有可破之理至  
此日復一日敵勢愈盛援兵不至士氣沮壞雖悔無及

時唐恪正主和議恪不信之迨敵攻城既急罷唐恪相  
何臬友仲料敵有可和之理乃奏劄請和是時何臬復  
主用兵且料敵兵糧不繼不日就擒恪雖主和議而未  
嘗決臬雖主用兵亦未嘗用是以友仲丁特起之奏俱  
不得行要之恪謬而無斷誤于前臬剛而寡謀誤于後  
李擢降兩官盧襄落職宮祠時金人填塞南壁護龍  
河李擢不能當察降兩官初上城以松明為束懸以鉄  
盆然火照城外更備守視敵渡河箭砲俱發故敵不能

至及擢守南壁防備廢弛或夜不燃燈踈闇故敵得乘  
間塞河遂附城劄寨攻城愈急金人攻東水門聖旨宣  
化門東濠河內敵兵絞棧盧襄以疾全不措置不自請  
罷滋長敵計可落職與宮祠李擢喬師中坐視敵兵進  
棧濠河中三分之一顯見守禦無方各降兩官為弛慢  
不職之戒

十六日丁未駕幸南薰門是日雨作泥深敵于陳州門  
近東填壘濠池於皮洞子內負土矢石不能入 詔許

人輸財助國揭示賞格以田灝劉幹為南北壁提舉  
官初中書舍人李擢為南壁提舉官給事中安扶為北  
壁提舉官擢於城樓上修飭坐臥處如晏閣賓館日與  
僚佐飲酒烹茶或譚讌或日醒醉守禦使孫傳王宗漣  
宰相何臯皆知而不問將士莫不扼腕者本壁統制官  
何慶源告擢敵人以木板壘橋渡河橋將成矣請如北  
壁於城下用駢車弩施大箭射洞屋使洞不能藏人則  
橋不成擢不從故濠不數日而填成是日上幸南壁見

護龍河填壘已盡又知北壁亦填壘甚憂之張叔夜曰  
臣願率衆出城以計破之若徒守空城則天下事去矣  
上堅不從乃以李擢安扶全不介意罷之降擢兩官以  
田灝劉韜為南北壁提舉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七